

图释

# 美国 史纲



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〇著



圖釋 美国  
史纲



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释美国史纲 / (美) 房龙著 ; 尹继武译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09.6 (2011.9 重印)

ISBN 978-7-5104-0321-7

I. 图… II. ①房… ②尹… III. 美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K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2407 号

## 图释美国史纲

---

作 者 : (美) 房龙

责任编辑 : 杨 磊 李明通

封面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297 千字 印张 : 20

版 次 : 2011 年 9 月第 2 版 201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04-03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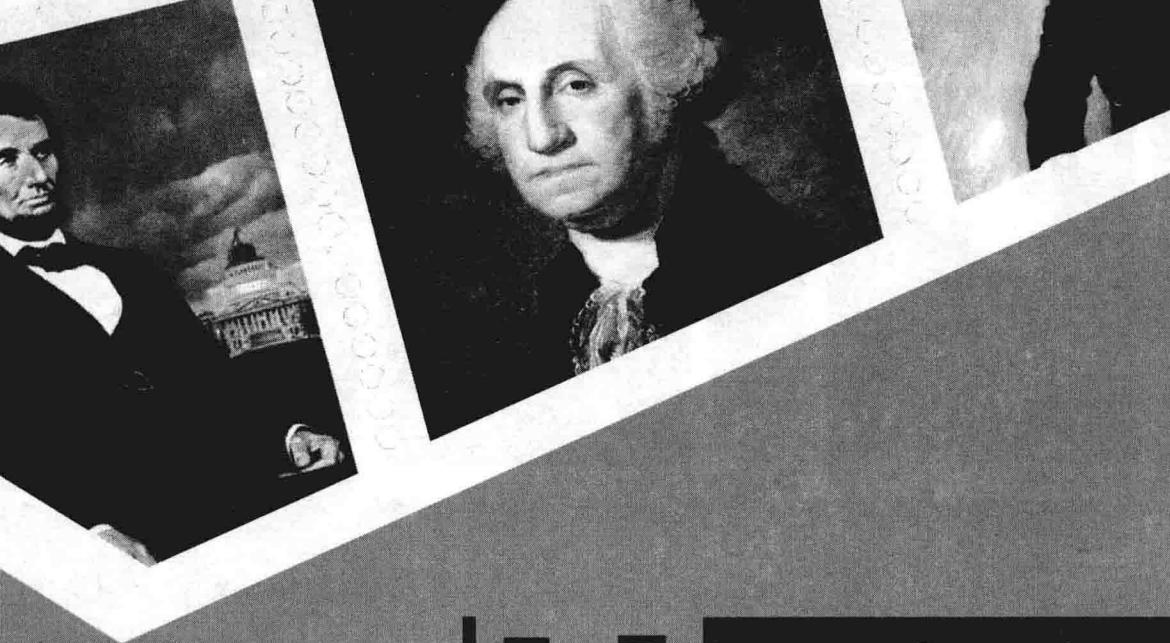
定 价 : 38.0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 (010) 6899 8733



# 目录 contents

- 01** 价廉物美的香料需求量大增 /1
- 02** 未知的世界 /12
- 03** 信仰、黄金和印第安人 /25
- 04** 毫无价值的土地 /31
- 05** 尚普兰与独木舟 /34
- 06** 加尔文博士探索来世今生 /39
- 07** 异教徒成了抢劫犯 /43
- 08** 印第安圣草 /52
- 09** 大西洋西岸的新英格兰 /62
- 10** 荷兰西印度公司投资失误 /70
- 11** 各民族共享的自由殖民地 /79
- 12** 依据国王诏书建立的帝国 /87



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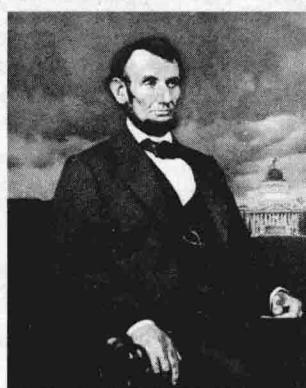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James Monroe (1758-1831)

- 13** 希望的地平线 /94
- 14** 1769年1月5日,我们现代史的开端 /100
- 15** “效率专家”乔治·格伦维尔的失败 /101
- 16** 亚当斯和塞缪尔转向实践政治 /105
- 17** 殖民军司令报告的坏消息 /110
- 18** 乔治·华盛顿将军整装待发 /115
- 19** 托马斯·杰斐逊证明了教育的优越性 /119
- 20** 乔治三世国王在他的国家成为一名英雄 /127
- 21** 诺思勋爵不得不保持清醒 /132
- 22** 印刷工富兰克林拜访圣路易的后代 /135
- 23** 宗主国与边远地区人民的博弈 /142
- 24** 妥协拯救了一个民族并且建立了一个帝国 /150
- 25**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商业立国 /158
- 26** 杰斐逊总统和拿破仑皇帝的交易 /170
- 27** 宗主国的最后一次拜访 /178



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Woodrow Wilson (1856–1924)

- 28** 门罗主义和玻利瓦尔开创的新世纪 /190
- 29** 新的信仰 /198
- 30** 独裁 /203
- 31** 汤姆叔叔和冒烟比利 /210
- 32** 令人烦恼的契约 /226
- 33** 伊利诺州的乡村律师 /234
- 34** 战争交给陪审团 /239
- 35** 案件终于判定了 /245
- 36** 最后一位征服者 /262
- 37** 在犹他州打下一颗金道钉 /267
- 38** 北美文明第三阶段的衰落 /273
- 39** 埃利斯岛和普利茅斯礁石 /280
- 40** 物质的统治 /286
- 41** 为争夺更多廉价的原料而战 /298
- 42** 一个未知的世界 /303

## 价廉物美的香料需求量大增

01◀

杂货商们陷入了极端的困境。

他们供应的香料已经销售殆尽。

然而需求却空前强劲。

其中必有原因。

.....

那些经常去豪华的里茨饭店用餐的人，肯定不愿意再到杰克·穆勒利的小酒馆去的，因为他们非常不愿意再去吃那种由鲜鱼、咸肉、洋葱、菜豆做成的大杂烩。这个道理是政治经济学教授和法庭的法官都承认的。当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也只好以粗茶淡饭充饥了。然而，他们在绝望之前，还是要竭力保持积习已久的高消费生活习惯。

在公元之初的 10 个世纪里，那些横扫西欧大片领土的野蛮人，饮食非常简单；他们根本就不讲究吃喝。对于他们来说，数量比质量更重要。而西欧自从上次冰河期以来，仍然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弄到一条木凳、一块野兽的肉和甘美的水。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但是人口数量实在太少了，而需要做的事情却非常多；人们的精力往往都浪费在日常的琐事上了。也就是说，人们用了

将近 1000 年的时间才过上安定的生活。西欧重又恢复了和平与安宁。祖辈赢得了和平与安宁；而年轻的一代人则开始了躁动和游荡。

经过 10 个世纪的躁动和游荡，最终导致了另一次动乱。然而这时的西方人又再一次认可了唯一的统治者。他并不想主宰世界，但是他的思想武器却能够歼灭所有的瑞士雇佣兵。他的纸箭却能够穿透最坚固的城堡。

他的一丝不愉快情绪，对于皇帝或者国王来说就是战争的威胁。

机智的外交家和精明的政治家都在辅佐着他，持续高涨的不安情绪都被引向了切实可行的对外征服，并且引发了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和向东的大迁徙。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历史事件往往会成为传奇文学的叙事主题。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冲突平淡无奇的本质。



十字军东征(1096~1291)是一系列在教会的准许下进行的九次宗教性军事行动的总称，它是由西欧基督教国家对地中海东岸国家发动的战争，目的是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教会为每一个参加东征的战士授予十字架，因而组成的军队称为“十字军”。

古代的世界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世界。谁控制了那片广阔的水域，谁就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在其他地区的人们。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壮举。出没于西班牙半岛、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半岛海湾，以及活跃在摩洛哥、的黎波里和埃及海岸的海盗们，他们只希望取得一些小规模的胜利。

只有当这些种族群体联合起来——通过千万年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合体——才能在广阔的地区横行无忌。这些族群对他们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楚：战争同样会给胜利者和失败者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样的壮举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只有过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 5 世纪。希

腊成为了西方的霸主，并且打败了波斯人，在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反击之后，最终将敌人驱赶到了印度河畔。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 200 年以后。罗马人在民族精神的激励下，竭尽全力击败了迦太基，罗马帝国最终得以保全，保住了他们的家园。

在以后的 800 年时间里，他们安享了 800 多年的和平。

然而，622 年，亚洲出现了一位新的先知，在他的号召下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正在酝酿。在他的计划中有规模庞大的战斗。穆罕默德的左翼大军占领了西班牙，右翼的军队则通过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这个时候，基督教会的教皇感到万分恐惧，随即宣布进行圣战。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是完全失败的；但是这场战争却给社会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各国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在各方面都优于它们的文明。十字军的将士到东方去是为了杀戮异教徒、掠夺他们的财物。当他们胜利凯旋的时候却带回了关于舒适、奢华的新观念，他们对自己贫乏、枯燥的生活感到深深地厌恶。

这种观念的转变，不久就在西方大陆人们的住宅、服饰、举止、娱乐方式和饮食上得到了体现。

那些严格遵循祖辈遗留下来的习俗的老一辈人，不断地谈论着祖先的原始价值观。而年轻人则只是耸耸肩膀，一笑置之。

他们到过“大城市”，所以他们见多识广。他们平静地等待着时机，等到父母都去世了，就赶忙重新布置家里的客厅，请来外地的厨子，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附近的城镇去学习金融和制造业，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在泥土里辛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约 1122~1190）。绰号红胡子、巴巴罗萨。1189 年他与狮心王理查一世、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一起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苦劳动 1000 年也无法获得的财富。

然而，教会却有些不高兴了。

这是它没有料到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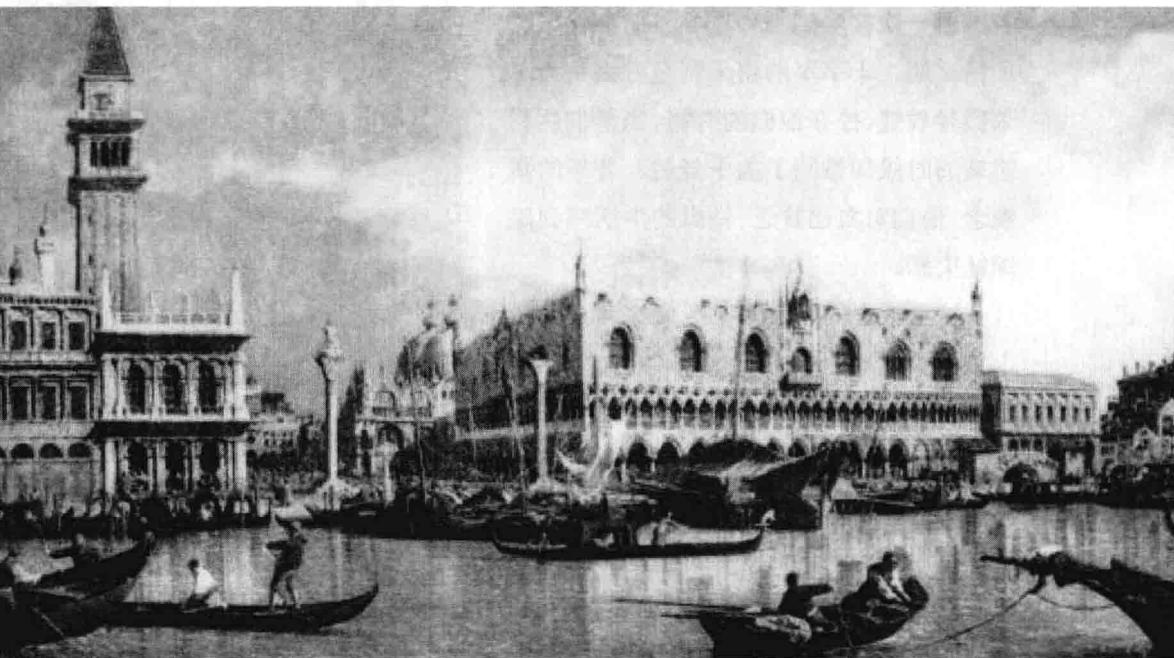
这些凯旋而归的英雄们已经不再具有他们祖先所特有的那种神圣的热情了！与朋友熟悉之后，就会变得漫不经心；而与敌人熟悉之后，就会相互尊敬。

结果是教堂的建筑物越来越简单，而私人的住宅和市政大楼的装饰则越来越华丽。

我既不能说这是一件好事，也不能说这是一件坏事。我只想把这些事实说出来。如果您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那么这是您的事情。

在地中海的另一边，那种不可思议的宗教狂热（他们以杀戮俘虏来表示对真主的爱）也逐渐降温了。总而言之，双方都已经认识到了所处的困境，所以他们愿意妥协和解；而这种妥协与和解说明双方商人口袋里都有了钱。

被铁蹄践踏过的古老贸易之路又重新得以恢复。能够进行长途跋涉的骆驼再次驮上了货物，往来于卡什加和大马士革之间。威尼斯轻便的小帆船



威尼斯曾经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中心，也是 13 世纪至 17 世纪末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尤其是香料贸易、粮食与毛皮贸易）重镇

和热那亚的大帆船，又和以前一样定期往返于亚历山大和法马古斯塔之间。

因此，世界太平，一次成功的东方贸易之旅所获得的利润，很快就从零上升到了原来的 4 倍。

然而，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却可能会改变历史的整个面貌。13 世纪中叶，可怕的鞑靼人发动了战争；从黑龙江到维斯图拉河，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龇牙咧嘴的小黄鬼，人们惊恐万分，四处逃散。在这些逃命的人中有一支小的游牧部落（最多只有二三百户人家）。这群人很早以前就生活在亚洲的腹地了，他们一直都和平安宁地繁衍生息。他们一直向西跑，就要到达地中海了。这时他们听说危险已经过去，于是他们决定回到故乡。在返回故乡的途中他们必须横渡幼发拉底河。然而，意外发生了。他们的首领坠马溺水而亡。那些仍然滞留在河西岸的人们十分恐慌。他们认为这个突发的事件就是上天的警告，于是他们请求波斯国王让他们留在那里。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这个游牧民族成为了曾经友好接待他们的帝国的主人；30 年之后，他们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并且开始了征战的历程，最后，他们的马尾战旗插在了维也纳的城门上，而“土耳其人”这个词语也成为了强悍凶蛮的代名词。

如果这种穆斯林的狂热情绪仅仅只是一种政治运动的话，那么也不完全是什么坏事。然而，一场极端的宗教暴风雨却席卷了整个西亚。在穆罕默德死后的 6 个世纪里，他的信徒们原有的激情已经消退。祖先的“信仰”固然是非常美好的，但是胡椒、桂皮和靛蓝交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同样也是非常诱人的。这种交易促使忠实的信徒与地中海彼岸的异教徒们友好相处。这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交易就是交易，一个人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是不可能将基督徒拒之门外的。

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宗教十分虔诚。土耳其领导人的政治、军事成就鼓舞了他们，于是他们决定劝导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中误入歧途的教友们改邪归正。

伊斯兰僧人的足迹遍布穆罕默德的国土。这些人有的做祷告，有的跟着音乐舞蹈，有的人忙忙碌碌，有的人大叫大嚷。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鼓吹回归基本教义。

最初，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但是这些“极端的宗教狂人”却是非常认真的。商人们很快就不再发笑了。没过多久，他们的邻居遭到了谋杀，他们也受到了警告，于是，他们开始只与信奉同一种宗教的人进行贸易活动了。

而在当时，欧洲人早就已经习惯了那些来自亚洲的物品。这样一来，供应也就被迫中止了。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在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一年里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那些在过去200年时间里一直源源不断地向西输送的物品，逐渐在欧洲市场上消失了。投机商们开始囤积能够获得的一切物品，物品的价格也开始暴涨。信贷也被撤销了；黄金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这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在日常交易中，从来都没有被要求必须支付现金。人们住所之间的距离很近，鸡犬相闻，互相往来。以物易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家修道院的蜂蜜完全可以和那家修道院酿造的醋进行交换。

确实是这样，进行贸易就需要大量的金币和银币。几片咸猪肉和几桶盐，已经很难使卡利卡特的香料商们满足了。他们在委托吉达或亚丁的代理商发货之前，必须支付威尼斯金币或者银币。

而欧洲的市场上现在也已经实行银货两讫的方式了。这样一来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

黄金这种神秘的、黄灿灿的东西似乎超越了国家和教会，也必须从海外进口。欧洲有一些银矿，但是奥地利、萨克森和西班牙山间发现的那一点点黄金，根本就不能满足投机商们日益活跃的投机行为和香料交易。

世界上出现了空前的、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人们的购买欲望极度高涨——供应量的下降——物价的急剧上涨——普遍需要金、银货币——而可以供应的黄金却越来越少——西亚和北非国家接二连三地落入了凶残的异教徒手中——一条又一条商路被无限期地关闭——新兴的、非常具有活力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挣扎着。

资本主义制度（当代大多数人对它的内涵都有误解）被指责犯有多种罪行。然而即使是它的死敌都不能够指责它是懒惰的，不能否认它在危机



由于东西方贸易被迫中止，投机商们开始囤积能够获得的一切商品，商品的价格也开始暴涨。信贷也被撤销了，黄金成了唯一的支付手段。

的时刻可以发挥出神奇的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危机在 14 世纪的上半叶似乎要摧毁西方的整个商业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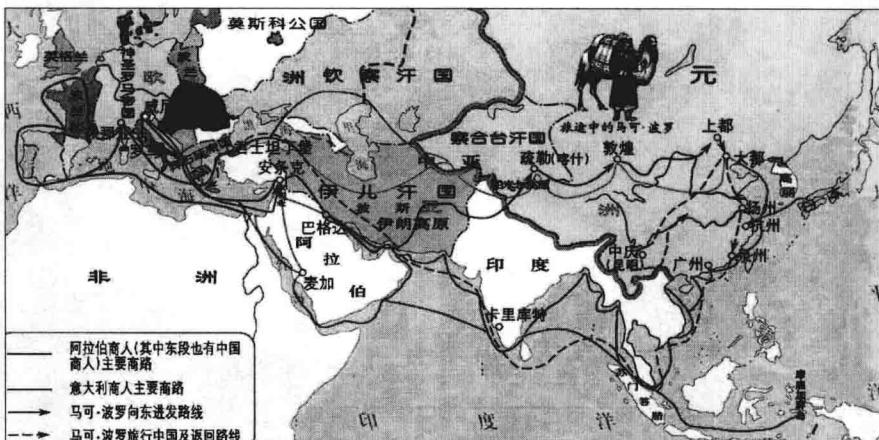
我已经谈到过那些杂货商们的困境。他们不断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呼声很高。而欧洲的整个经济（说到底是整个宗教、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结构也濒临解体的边缘。

叙利亚和埃及（有史以来东西方主要商路都要穿越这两个国家）在哥伦布死后许多年才被土耳其人占领。但是精明的商人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要提前行动。

那些关于现代商业大王精明能干的故事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了，我们一直以为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产生出这么多精明强干的人。我们在想像中世纪商人的时候往往有些盲目，以为他们只会坐在一间沉闷狭小的屋子里，用一架小天平来称量计算着银币的重量，同时还在向两名书记员口授信件（他还会保留信件的副本），他们需要等待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收到维堡或诺夫哥罗德代理商的回信。

然而，这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是我们这个幸福时代喜欢自吹自擂的人们想像出来的谬误之一。

公元 1927 年的世界和公元 1427 年或者公元 427 年的世界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世界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有些人非常聪明，有些人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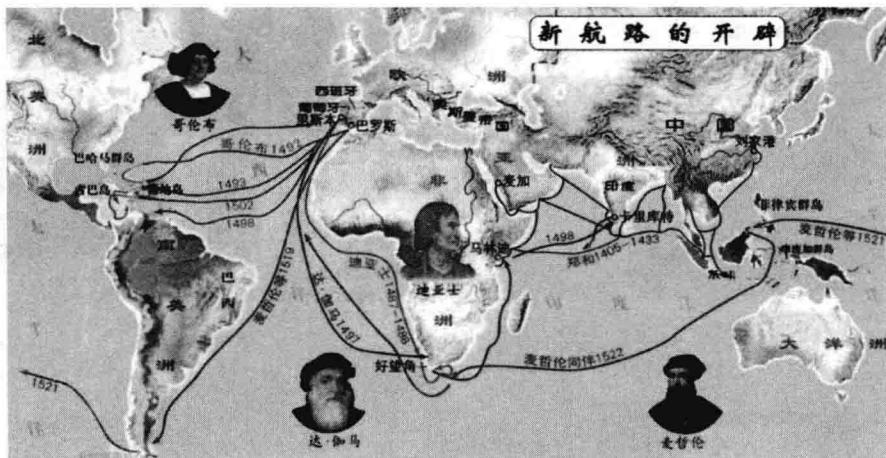
十四世纪早期亚欧大陆主要国家及东西方的交流

不那么聪明，而其他的人简直就是十足的笨蛋。

最后这种人（总是绝大多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第二种人则懵懵懂懂，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却又由于胆小怕事，结果一事无成；而第一种人（极少数）则是说做就做，敢作敢为。通往东方的财富之路逐渐被关闭了，没关系，他们于是开始向南、向西寻找新的通道。在那个时代，要在航海图上没有标示的海域进行航行，就像今天想乘坐飞机到月球上去旅行一样，希望是非常渺茫的。而现实也确实是困难重重，只有梦想家才能够克服。

那时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们能够根据自己身上关节疼痛风湿病的发作情况，来预测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还有许多学识渊博的天文学家，他们观测天象就像我们查时间表一样。还有许多冒险家，他们为了寻求刺激，或者是为了得到一罐金币而甘愿冒生命危险。

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却是另外一种人：一位从以斯拉的《启示录》（在人类的记忆中有谁会读过这本关于天堂、地狱和预言的古书吗？）中得到启示的奇才，一位毫不畏惧要正式签署合同的年轻人，他希望能够抽取从大洋彼岸的领地上发现的全部贵重金属的  $1/10$ ，一位爱慕虚荣的人，它坚持让人们称他为“海军上将”，一位在去世的时候身上穿着破旧的圣芳济会修道士服装的人、一位穷困潦倒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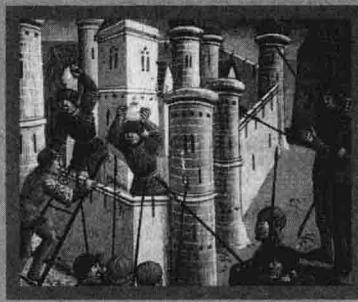


15世纪中叶，东西方之间的传统商路被土耳其人控制了，使得运往欧洲的商品数量减少，价格暴涨，因此，欧洲各国贵族、商人、新兴资产阶级迫切希望开辟一条新航路，直接通往印度和中国

# 新航路的开辟



15世纪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急速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开始从内部侵蚀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瓦解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当时，商品交换十分广泛，这就需要大量货币，因此，西欧社会各阶层，尤其商人和资产阶级，非常热衷于追求金银、财富，然而欧洲大陆所产金银有限，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到了东方。图为15世纪拥有大量金币经营高利贷的威尼斯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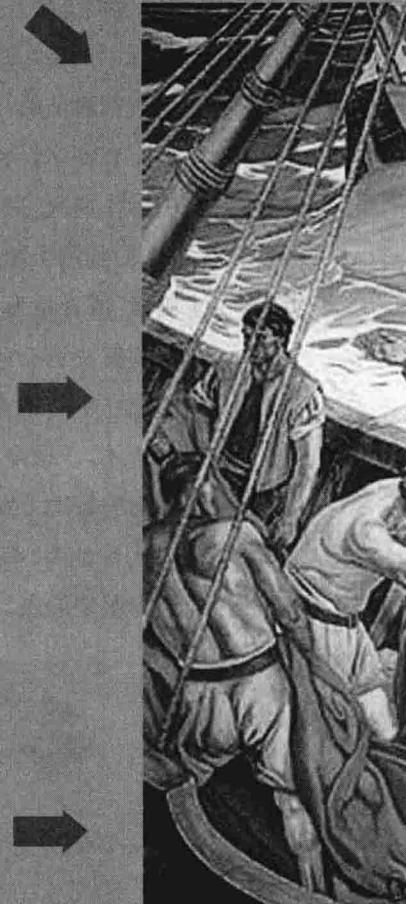
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原来有三条：一条陆路，由中亚沿里海、黑海到达小亚细亚；两条海路，即由海路入波斯湾，然后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或先由海路至红海，然后由陆路到埃及亚历山大港。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东西方间的传统商路，对过往商人横征暴敛，造成商业危机。于是西欧各国贵族、商人和资产阶级急切的想绕过地中海东部，另外开辟一条航路通往印度和中国，从亚洲直接获得大量奢侈商品。图为奥斯曼帝国围攻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情形



15世纪，西欧的航海家们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还出现了适于远洋航行的多桅快速帆船，同时中国指南针也在这一时期传到欧洲，这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技术基础。地圆说的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图为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型三桅帆船——盖伦帆船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旅居中国近20年。归国后著《马可·波罗游记》，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东方各国“黄金遍地”，这番渲染为苦于黄金匮乏、急于寻找黄金产地的西欧人指明了圆梦之处。图为《马可·波罗游记》插图。这幅14世纪的图画描绘的是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前往中国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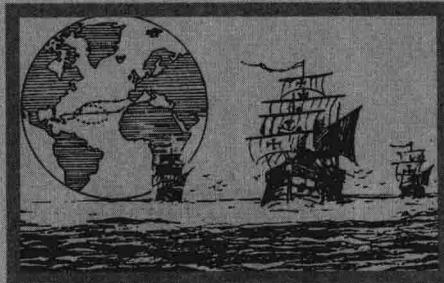




15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远航至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为达·伽马开辟到印度的新航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拉开了开辟新航路的序幕。图为迪亚士到达好望角欢呼的情形



1492~1502年之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的支持下先后四次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图为哥伦布的船队



1497~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开辟了到达印度的新航线。图为远航中的达·伽马



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环球航行，证明了地图说：世界历史从此进入全球时代。最初出发时有五艘船，但最后只有一艘船回到了西班牙，麦哲伦本人也死在了菲律宾。图为五艘船中唯一一艘回到西班牙的“胜利号”。

